

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Distr.: Restricted
14 March 2023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
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2/2021 号来文的意见** *** *****

来文提交人： Chiché 市的 35 名基切玛雅族成员(第 4023/2021 号)；
San Gaspar Chajul 和 San Juan Cotzal 市的 9 名伊西尔
玛雅族成员(第 4024/2021 号)； 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 Chicabracán 社区的 21 名基切玛雅族成员(第 4025/
2021 号)； Uspantán 市的 26 名基切玛雅族成员(第
4026/2021 号)； San Pedro Jocopilas 市 Cantón La
Montaña 社区和 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 Chajbal 村的
28 名基切玛雅族成员(第 4027/2021 号)； San Juan
Comalapa 市的 4 名喀克其奎玛雅族成员(第 4028/
2021 号)； 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的 20 名基切玛雅
族成员(第 4029/2021 号)； Chinique 市的 26 名基切玛
雅族成员(第 4030/2021 号)； 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
San Sebastián Lemoa 村的 28 名基切玛雅族成员(第
4031/2021 号)； San José Poaquil 市的 72 名喀克其奎
玛雅族成员(第 4032/2021 号)，均由有罪不罚问题观
察组织代理

据称受害人： 269 名基切、伊西尔和喀克其奎玛雅成员

所涉缔约国： 危地马拉

来文日期： 2021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5 日(首次提交)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5 年 9 月 4 日重印。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六届会议(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4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查：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亚
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古卜·哈伊巴、古谷修一、卡洛斯·戈麦斯·马丁
内斯、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卡
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鲍娅·查姆贾·帕
查、埃莱娜·提格乎德加、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根提安·齐伯利。

***** 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 已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2 年 10 月 26 日
事由:	未能执行关于焦土政策期间玛雅人被迫流离失所的赔偿协议(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 处决和强迫失踪(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2/2021 号)
程序性问题:	属时管辖权; 属人管辖权;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四审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1 10 份来文的提交人¹ 均为危地马拉国民, 他们是基切、伊西尔和喀克其奎玛雅族群的成员。在前 9 份来文(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中, 提交人声称, 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公约》第十二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在所有 10 份来文中, 提交人声称, 其失踪亲属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其被处决的亲属根据《公约》第六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还声称, 对失踪人员亲属和遭受性暴力的提交人而言, 缔约国违反了第七条。《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92 年 8 月 5 日和 2001 年 2 月 28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第 5 款和第 97 条第 3 款, 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 决定将 10 份来文合并登记, 因为它们在法律和事实上具有相似性,² 请缔约国仅就可否受理问题提出意见, 并合并审议这些来文。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认为, 在 1978 年至 1996 年签署《和平协定》的国内武装冲突期间, 缔约国对玛雅人实施焦土政策, 包括开展了旨在摧毁玛雅人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提交人指出, 美洲人权委员会根据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难民营的实地访问得出结论认为, 轰炸、抢劫、烧毁村庄和大规模屠杀使大多数受影响人员失去了家园或土地。³ 澄清过去对危地马拉人民造成痛苦的侵犯人权和暴力行为委员会(澄清历史真相委员会)指出, 有 50 万至 150 万玛雅人逃离了自己的社区, 所有受

¹ 见附件 1: 10 份来文的提交人和被代表的亲属。

² 10 份来文的共同点(背景、提交人的原籍、代理、提交日期)多于不同点(例如, 并非所有来文都声称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或第十二条)。

³ 美洲人权委员会, 美洲人权委员会 1984-1985 年年度报告, OEA/Ser.L/V/II.66 号文件, 1985 年 10 月 1 日。可查阅 <http://www.cidh.org/annualrep/84.85eng/toc.htm>。

害者的唯一共同点是他们同属于特定族裔群体，这表明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将玛雅人社区全部或部分摧毁。⁴

2.2 10 份来文的提交人属于基切、伊西尔和喀克其奎玛雅族群。他们来自基切省和奇马尔特南戈省，曾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工作。他们是在国内武装冲突期间被处决或失踪人员的亲属。前 9 份来文的提交人因焦土政策而被迫逃离家园。他们最初在山里避难，之后来到首都，为了避免被迫害，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习俗，不再穿传统服装，不再说自己的语言，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尽管迫害已于 1996 年结束，但他们声称，自那以后就一直在城郊以从事非正规工作为生，生活极端贫困，无法返回自己的社区，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前军事人员占用，这些军事人员接管了他们的农场，甚至获得了非法侵占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作为对他们冲突期间所从事活动的“奖励”。提交人指出，在父母流离失所期间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儿童遭受了被迫离开家庭、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创伤。

第 4023/2021 来文：Chiché 市七个基切玛雅家庭的流离失所

2.3 1981 年 3 月 1 日，士兵来到 Tomasa Rodríguez Morales de Saquic 的家。她和未成年的女儿先逃到山里，后来又逃往首都，目前生活极端贫困。

2.4 1981 年底，María Xón Cuin de Guarcas 看到士兵烧毁了她的房屋。她和家人逃到山里，在那里躲避军队长达八年之久。搬到首都后，他们以街头摆摊为生，朝不保夕。

2.5 1982 年 3 月，士兵来到 Petrona Morales Lastor de Ajtzac 的家。他们全家躲进山里，直到《和平协定》签署后才搬到首都；他们无法返回家园，因为那里已被前士兵占领。2013 年 5 月 3 日，她的丈夫 Miguel Ajtzac Lux 因生活极端贫困去世。

2.6 1982 年，士兵烧毁了 Paulina Sut Morales 家的房屋和庄稼。他们逃到山里躲了两年。在几位家庭成员去世后，他们逃往首都，此后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2.7 1982 年，士兵烧毁了 Dominga Tecum Xirum 的房屋和庄稼。全家人躲进山里，她的丈夫死于营养不良。此后，她与儿子和孙女一直生活在首都，生活极端贫困。

2.8 1982 年，士兵烧毁了 Diego Morales Saquic 家的房屋、庄稼和牲畜。他们逃到山里，他的父亲和两个孩子死在那里。他随后逃往首都，与子孙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2.9 1983 年，在社区发生大屠杀后，María Lastor Tol 全家逃到山里躲了两年。由于缺乏住所和食物，她的一个女儿和父亲相继去世。1985 年，他们设法搬到首都，此后一直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2019 年，她的丈夫 Tomás Morales Saquic 因生活极端贫困去世。

⁴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澄清历史真相委员会，Guatemala: Memoria del Silencio(危地马拉：沉默的记忆)，1999 年，第四卷第三章第 4194 段和第四章第 111 段。

第 4024/2021 来文：San Gaspar Chajul 和 San Juan Cotzal 市两个伊西尔玛雅家庭的流离失所

2.10 1977 年 8 月 28 日，合作社成员 Miguel Sanic Itzep 被士兵逮捕并遭受了 24 天的酷刑。最终他得以脱身逃往墨西哥。1980 年，他的村庄被摧毁和焚烧，他的家人逃到山里。1984 年，他们在首都团聚，生活朝不保夕。

2.11 1985 年，士兵处决了 Ana Gómez Aguilar 的公公。她与丈夫和孩子逃往首都，至今仍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第 4025/2021 号来文：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 Chicabracán 社区四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和流离失所

2.12 1980 年，Salvador Ventura López 收到警告称士兵已接到命令让他失踪，他带着妻女一起逃离。1982 年 8 月 12 日，他的父亲 Santos Ventura Chich 被士兵带走后失踪。

2.13 1980 年初，Manuela Ventura Tiño de González 的丈夫 Miguel González López 被士兵带走后失踪。全家逃到山里躲了三年后搬到首都。

2.14 1982 年 8 月 12 日，Sebastiana Cun López 遭到士兵强奸，他的丈夫被施以酷刑后失踪，随后全家人逃离了社区。

2.15 1982 年，Manuel Gómez Osorio 一家逃离社区搬到首都，在非正规市场上以摆摊为生。

第 4026/2021 号来文：Uspantán 市四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流离失所

2.16 1980 年，Miguel León Aguaré 的父亲被士兵带走后失踪。他 3 岁时与家人逃到山里，妹妹 Marta León Aguaré 死于营养不良。四年后，他们搬到首都郊区。他饱受跨代创伤之苦。他娶了一位同样流离失所的玛雅妇女。他们的三个孩子是第三代流离失所儿童。

2.17 1981 年 4 月，Julián Vicente Velásquez 的父母被处决，他与家人逃到山里，儿子死于迫害和营养不良。其余家人目前在首都生活。

2.18 1981 年 4 月，Juan Petronilo Vicente Velásquez 一家在军队进村时逃到山里。他们在山里躲了三年，女儿 María Martina Vicente León 死于营养不良。

2.19 1982 年 2 月 14 日，士兵袭击了 Juliana Socoy Car 的村庄并向村民胡乱开枪，她和丈夫逃到山里。他们在山里躲了三年后搬到首都。

第 4027/2021 号来文：San Pedro Jocopilas 和 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六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流离失所

2.20 1981 年，士兵逮捕了 Francisca Osorio Lucas de Pacheco 的家人并杀害了她的兄弟，她逃到了山里。目前在首都靠卖蔬菜和玉米饼为生。

2.21 1982 年 6 月 12 日，Juana Vicente López 在玉米地里干活时看到士兵带走了她的父亲。她和一些亲属逃往首都，在那里做家庭清洁工。

2.22 1982 年 8 月 27 日，士兵来到 María Antonia Velásquez Pérez de Mejía 的家，杀害了她的几位亲属。其余家人逃到首都，以摆摊为生。2017 年 10 月 31 日，她的母亲 Andrea Pérez Ixcoy Reynozo 因生活极端贫困去世。

2.23 1982 年 11 月 29 日，Félix Enrique Velásquez Mejía 的父亲被杀害，他当时只有 5 岁；他和一个兄弟逃到了首都。

2.24 1983 年 3 月，士兵抓获了 Rosa Vicente López 的丈夫，对他施以酷刑并将他杀害。怀孕 8 个月 的 Rosa Vicente López 逃到山里，几天后在山里生下了孩子。他们目前在首都靠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作生存。

2.25 1983 年 10 月，士兵抓获了 Victoriana Mejía Tax 的一个孩子；她决定与家人一起逃往首都。1984 年 3 月，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在首都被士兵带走后失踪。

第 4028/2021 号来文：San Juan Comalapa 市 Simajhuleu 村一个喀克其奎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和流离失所

2.26 1980 年初，Eulogio Otzoy Colaj 在玉米地里干活时，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还未成年)被士兵带走后失踪。他带着女儿逃往首都，靠别人施舍度日。

第 4029/2021 号来文：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五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和流离失所

2.27 1979 年 8 月，Marta Zacarías Laines 和她的家人在得知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军队黑名单后，逃往首都，她的丈夫和儿子分别于 1981 年 9 月 20 日和 1982 年 7 月 29 日在首都失踪。

2.28 1981 年 10 月 22 日，士兵抓走了 Rosario Poncio Ambrosio 的丈夫，她带着孩子逃到山里住了 6 个月，然后搬到首都。他们继续 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谋生。

2.29 1982 年初，军队来到 Anselma Coxaj Lux 的村庄，她和家人躲进山里避难，她的丈夫和兄弟最终被军队抓走。她和未成年子女逃到首都，不得不偷菜充饥。

2.30 1982 年 1 月 9 日，Cristina Lux Medrano 当时只有 9 岁，士兵将她的祖父拖死，当着她的面强奸了祖母。她与家人一起逃亡，在山里住了 8 个月后搬到首都，2020 年 7 月 2 日，她的母亲 Micaela Medrano López 因生活极端贫困去世。

2.31 1982 年 2 月，Sebastiana López Ventura 被捕，随后遭到长达五个月的强奸和酷刑。由于被强奸，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设法逃到首都，靠吃垃圾桶里的食物残渣为生。

第 4030/2021 号来文：Chinique 市五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流离失所

2.32 1981 年底，Nicolás Quinilla Quinilla 的两个未成年儿子因营养不良死在山里，15 岁的三儿子因拒绝参加平民自卫巡逻队而被处决。1982 年 9 月，他与妻子逃往首都。

2.33 1982 年 3 月 5 日，17 岁的 Juana Tipaz González de Ventura 被迫与家人一起离开家，因为军队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翻山越岭来到首都，她的父亲于

1983 年在首都去世。她的第一任丈夫 Ignacio Chaperón 于 1984 年 10 月 22 日失踪。

2.34 同样在 1982 年 3 月 5 日，士兵烧毁了 Catalina Vicenta López y López 家的房屋和庄稼，她和家人逃到山里。他们在山里躲藏到 1983 年 10 月，之后逃往首都。

2.35 同样在 1982 年 3 月 5 日，士兵处决了 Candelaria Vásquez Us 的丈夫，并烧毁了她的房屋和庄稼。全家于 1982 年 11 月迁往首都。

2.36 Felipa Tipaz Us 和家人也于 1982 年底逃离。他们目前在首都生活。

第 4031/2021 号来文：Santa Cruz del Quiché 市 San Sebastián Lemoa 村九个基切玛雅家庭的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流离失所

2.37 1980 年初，士兵强奸了 17 岁的 Dolores Ventura。她的父亲于 1981 年失踪，16 岁的弟弟于 1982 年失踪。她和家人逃到首都，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2020 年，她的丈夫 Francisco Cun López 因生活极端贫困去世。

2.38 1980 年初，Anastacia González Tipáz 的家被烧毁，她和家人逃到山里，之后迁往首都。

2.39 Encarnación Ventura Lux de Gorge 在丈夫被士兵折磨并斩首后，带着孩子逃到山里。他们到首都避难，生活极端贫困。

2.40 1982 年初，Anastacia Loarca 的一个女儿被处决后，她搬到了首都。2013 年 1 月 22 日，她因生活极端贫困在首都去世。

2.41 1982 年，军队处决了 Cecilia López Loarca 15 岁的妹妹，她和幸存的亲属逃到了山里。

2.42 1982 年 10 月，军队烧毁了 María Ren Yá de Ventura 的家并导致她的丈夫失踪，她与亲属一起逃离。

2.43 1983 年 10 月，María Gómez de León 逃到首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在极端贫困中勉强度日。

2.44 1984 年 9 月 10 日，Dolores López de Ren 在丈夫被处决后，带着三个女儿逃往首都。

2.45 1984 年，军队烧毁了 Agapito Ventura González 的房屋和庄稼，他和妻子带着 10 个孩子逃到首都。在找到非正规工作之前，他们靠吃食物残渣度日。

第 4032/2021 号来文：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San José Poaquil 市的 13 个喀克其奎玛雅家庭)

2.46 1981 年 1 月 24 日，Ignacio Tartón Chalí 被国家警察逮捕。他的妻子后来辨认出了他的尸体。他的双眼被挖掉。

2.47 Josefa Muchuch Ordóñez 的丈夫 Paulino Jutzuy Chutá 于 1981 年 11 月 27 日被捕。她的姐夫 León Jutzuy Chutá 随后被捕。2001 年 2 月，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发现了两人的遗体。

2.48 1981 年 12 月 2 日，Hilario Martín Muchuch Ordóñez 被士兵逮捕。他的遗体尚未找到。

2.49 1982 年 3 月 5 日，Juan Sirín Calí 被士兵逮捕。2001 年，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确认了他的遗体。

2.50 1982 年 3 月 7 日，Abraham Chutá Quiná 被士兵逮捕。他的家人在收到死亡威胁后停止了对他的搜寻。他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2.51 1982 年 4 月 13 日，Ceferino Telón Cúmez 被士兵逮捕，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2.52 1982 年 4 月 15 日，Felipe Oxí Morales 被士兵逮捕，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2.53 1982 年 10 月 6 日，Hilario Cun Calí 被处决，几天后尸体被确认。他的兄弟 Fermín Cun Calí 于 1985 年 6 月 30 日被处决。

2.54 1984 年 3 月 27 日、1984 年 6 月 26 日、1984 年 9 月 8 日和 1987 年 4 月 5 日，Ismael Oxí Asijtuj、Bibiano Xon、Gabriel López Simón、Benigno López Simón 和 Juan Oxí Ortiz 被士兵逮捕。他们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缔约国在《任择议定书》生效之前和之后作出的为国内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承诺

2.55 1996 年签署《和平协定》时，缔约国认识到有必要对严重侵犯玛雅人人权的行为进行赔偿，因此缔结了《关于人权的全面协定》，《关于安置武装冲突中离乡背井人民的协定》和《关于设立委员会以查明过去曾使危地马拉人民遭受痛苦的侵犯人权事件和暴力行为的协定》。1997 年，根据澄清历史真相委员会的建议，缔约国设立了和平秘书处，负责实施赔偿方案。

2.56 2003 年 4 月 9 日和 5 月 7 日，第 235-2003 号和第 258-2003 号政府令建立了国家赔偿方案，由国家赔偿委员会负责协调，方案和委员会均隶属于和平秘书处。应给予赔偿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危害人类罪包括：(a) 强迫失踪；(b) 法外处决；(c) 身心酷刑；(d) 强迫流离失所；(e) 强行招募未成年人；(f) 性暴力；(g) 侵害儿童；(h) 屠杀；(i) 其他侵犯人权行为。⁵

10 份来文提交人向国家赔偿方案提交的赔偿申请以及与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提交人达成的赔偿协议

2.57 提交人称，由于他们受到威胁，无法就所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寻求司法补救。提交人与其他受害者一起成立了危地马拉国内武装冲突受害者全国运动协会 Q'anil Tinamit，使他们能够向国家赔偿方案提起行政上诉。该方案是缔约国为向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赔偿而专门制定的。

2.58 2005 年 8 月 24 日和 25 日，第 4032/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就其亲属的强迫失踪和处决向国家赔偿方案提交了经济赔偿申请。⁶

2.59 2009 年 1 月，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向国家赔偿方案提交了赔偿申请，称其亲属遭到酷刑、处决或失踪，他们的文化遭到破坏，

⁵ 经修正的 2003 年 5 月 7 日第 258-2003 号政府令，《建立国家赔偿方案》，第 2 条。

⁶ 案件号：第 03-02-00044/03-02-00062/03-02-00093/03-02-00168/03-02-00097/03-02-00217/03-02-00549/03-02-00067/03-02-00034/03-02-00077/03-02-00118/03-02-00037/03-02-00039。

此后被遗弃在首都的贫民窟中听天由命。作为补偿，他们特别要求获得土地和住房，以结束被迫流离失所的命运。

2.60 2009年6月22日，国家和平基金、和平秘书处和国家赔偿方案签署了CCI-9-2009号机构间合作协议，规定建造1,646所单位成本为48,000格查尔的房屋，以及7座陵墓和纪念碑。2009年11月18日，各方签署了一项附录，将房屋数量增加到2,372套，并将单位成本降至35,000格查尔。考虑到作为补偿措施归还住房也是消除极端贫困的一种方式，这些房屋的建设期限为一年。

2.61 2011年5月31日，国家赔偿方案法律事务局作出了一项关于物质赔偿的集体决定(DAJ-141-2011号法律决定)，承认第4023/2021号至第4031/2021号来文的提交人是强迫流离失所这一“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该决定确认，“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没有食物或住所，还要照顾幼儿和老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提交人日复一日的不安全感以及遭受暴力造成的心理影响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患病，其中最脆弱的人死亡”。

2.62 2011年6月6日，国家赔偿委员会发布了CNR-RM-10-2011号决定，将San Juan Sacatepéquez市的多块土地分配给提交人，并规定将要建造的住房必须配备饮用水、供电、排水和公共照明。该决定还指出，在首都的提交人“迄今为止一直在尊严遭到侵犯的情况下生活”。

2.63 2011年10月14日，缔约国颁发了公共契据，授予每个家庭一块土地。然而，迄今为止，提交人仍然在首都郊区流离失所，因为缔约国没有履行CNR-RM-10-2011号决定中作出的建造房屋的承诺。

2.64 2015年7月22日，Q'anil Tinamit协会、国家赔偿委员会和国家赔偿方案签署了一项提供全面赔偿的机构承诺，国家赔偿方案承诺在财政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坚持获得补救的权利不受损害的原则。该承诺规定每年为此目的拨款3亿格查尔。

就赔偿措施的中止提起上诉

2.65 鉴于缔约国未能建造上述住房，第4023/2021号至第4031/2021号来文的提交人提交了数十份要求与缔约国不同机构会晤的请求，声称他们没有按照签署的协议获得赔偿。这些请求均未得到答复。

2.66 根据《宪法权利保护、人身保护和合宪性法》第25条，人权倡导者有权代表身份不明的受害者和穷人采取行动，2016年7月，人权倡导者就赔偿措施被中止向国家赔偿委员会提出了宪法权利保护申请。10份来文的提交人通过Q'anil Tinamit协会作为相关第三方参与其中。

2.67 2016年11月23日，宪法权利保护法院裁定该申请可予受理，指出“虽然国家承认武装冲突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并且危地马拉国根据《和平协定》承担的义务……是有效的，被告当局必须履行该义务，但政府机构确实需要获得必要的预算来履行职能……所提供的证据表明，预算拨款已大幅减少”。法院命令国家赔偿委员会“在30天内采取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措施，……实现国家赔偿

方案的各项目标，以便能够继续援助国内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该方案正是为这些受害者建立的”。⁷

2.68 国家赔偿委员会提起上诉，但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被宪法法院驳回。宪法法院认为，由于缔约国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补救，“不得以任何主张或行政困难为由不履行这一承诺。国家有责任通过该方案提供此类赔偿，并为该方案提供资金，确保其有效性”。因此，宪法法院指示国家赔偿委员会向宪法权利保护法院通报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⁸

2.69 2019 年 5 月 1 日，国家赔偿委员会向宪法权利保护法院通报，已经实现并将继续实现建立国家赔偿方案的主要目的。提交人指出，国家赔偿委员会仅向国会申请了资金，但并未执行预算。当人权倡导者要求执行宪法权利保护裁决时，宪法权利保护法院驳回了该请求，称宪法法院要求采取的措施已得到落实。然而，提交人辩称，裁决中唯一得到执行的部分是通报所采取的措施。要求国家赔偿委员会履行国家赔偿方案规定的赔偿义务是宪法权利保护裁决的重要内容，但却并未得到执行。

2.70 提交人指出，2020 年，缔约国采取措施关闭国家赔偿方案，解雇工作人员，不续签工作人员合同，并关闭地区总部。共和国总统宣布，原本专门用于赔偿的资源将用于为 20 万儿童提供食物。⁹ 2020 年 4 月 19 日，Q'anil Tinamit 协会代表直接受到国家赔偿方案关闭影响的 10 份来文的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交了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申请，以防止共和国总统关闭和平秘书处和国家赔偿方案。协会援引《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称威胁关闭方案违反了提交人诉诸司法、获得赔偿的权利。¹⁰

2.71 然而，共和国总统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第 98-2020 号政府令中下令关闭和平秘书处，并将国家赔偿方案划归社会发展部。2021 年 7 月 19 日，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申请因已失去实际意义而被驳回。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称，这一事态发展使已商定的赔偿措施无法得到落实。第 4032/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称，当和平秘书处被关闭时，他们就亲属的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提出的经济赔偿要求仍然悬而未决。

申诉

3.1 提交人称，他们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们已就政府未能在国家赔偿方案下采取行动以及关闭和平秘书处的做法提出了宪法权利保护申请。

3.2 提交人称，委员会拥有审议来文的属时管辖权。他们指出，《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92 年 8 月 5 日和 2001 年 2 月 28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回顾，持续侵犯人权行为应被解释为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后对先前侵犯人权行为的确认。在这方面，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称，他们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前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因为受影响

⁷ 第 01050-2016-00589 号案件。

⁸ 第 6238-2016 号案件。

⁹ 见 <https://republica.gt/guatemala/2020-4-2-5-14-50-presidente-anuncia-el-cierre-de-la-sepaz-y-secretaria-de-asuntos-agrarios>。

¹⁰ 第 1762-2020 号案件。

人员无法返回社区，也没有得到重新安置。他们指出，根据《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各国义务让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或自愿在国内其他地区重新定居。他们还回顾，在涉及危地马拉的其他案件中，美洲人权法院曾指出，强迫流离失所受害者的土地被非法占有的情况持续存在。¹¹ 此外，10 份来文的提交人称，虽然强迫失踪现象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前就已开始，但由于尚未找到受害者的遗体，强迫失踪现象仍在继续。关于法外处决等即时侵犯人权行为，提交人辩称，尽管这些行为发生在《任择议定书》生效之前，但调查这些行为的义务仍然存在。最后，提交人辩称，2013 年 5 月 10 日，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后，缔约国作出一项判决，判定前独裁者 Ríos Montt 对伊西尔玛雅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从而承认了上述事实。¹²

3.3 关于实质问题，前九份来文(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的提交人首先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单独解读)，因为他们因焦土政策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土地。他们回顾，根据委员会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第 7 段，《公约》第十二条还规定“防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境内流离失所”，并且《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适用于旨在改变受影响人口族裔构成的种族隔离或族裔清洗政策造成的流离失所。虽然缔约国在赔偿协议中承认这些提交人是被迫流离失所的受害者，但尚未将他们重新安置，他们原来的土地仍然被前军事人员占用。

3.4 提交人还辩称，强迫流离失所侵犯了多项人权，该问题超出了第十二条的保护范围。强迫流离失所还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涉及丧失土地和住房、边缘化、失业、贫困、生活条件恶化导致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以及社会混乱。因此，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与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七、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条一并解读)。

3.5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六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a) 这些流离失所是国家种族灭绝政策造成的；委员会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三款，提醒所有同时也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有义务惩治这一罪行；¹³ 提交人继续生活在极其不稳定的条件下，导致该群体的部分成员遭到毁灭；(b) 在《任择议定书》生效之前¹⁴ 和之后¹⁵，提交人的一些家庭成员因流离失所造成的极端贫困而死亡，因此这些死亡可归咎于缔约国。

3.6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七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他们的生计活动难以提供体面的生活，还因背井离乡患有严重的身心疾病，但缔约国拒绝实施关于提供社会心理和医疗护理的方案。

¹¹ 尼格罗河屠杀诉危地马拉案，2012 年 9 月 4 日的判决；Chitay Nech 等人诉危地马拉案，2010 年 5 月 25 日的判决；Rabinal 市 Chichupac 村及邻近社区成员诉危地马拉案，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判决。

¹² 然而，危地马拉宪法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随后在被告死亡后驳回了此案。

¹³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39 段。

¹⁴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二)。

¹⁵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三)。

3.7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九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人身安全权是恢复流离失所者权利措施的关键要素之一，返回家园的权利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法律、人身和物质安全，而他们缺乏这些要素。

3.8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十七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他们的家园和庄稼被毁坏，并且由于他们是土著人，背井离乡对他们造成了特别的影响。

3.9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二十三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他们的家人不断受到迫害，导致家庭破裂，而家庭纽带对土著人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指出，根据国际判例，由于强迫流离失所会导致家庭破裂，因此国家必须承担侵犯家庭生活权的责任。¹⁶

3.10 关于违反与《公约》第二十四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提交人指出，流离失所的儿童，包括逃离时还是儿童的人员、出生时就流离失所的儿童¹⁷ 以及出生时流离失所且至今仍未成年的第三代儿童¹⁸，遭受跨代伤害，生活在与玛雅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中，从而丧失了身份和文化根基，并且社会和社区结构遭到破坏。

3.11 此外，10 份来文的提交人称：(a) 对被处决的亲属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¹⁹ (b) 对失踪的亲属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六、第七和第九条；²⁰ (c) 对因不知道亲人下落而遭受痛苦的失踪者亲属²¹ 以及遭到强奸的提交人²²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七条。

3.12 10 份来文的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违反了与《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一款，理由是没有依职权对事实进行刑事调查，侵犯了提交人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的权利，缔约国还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寅)项，理由是承认权利的裁决没有得到执行，因为：(a) 命令国家赔偿委员会履行国家赔偿方案规定的赔偿义务的宪法权利保护裁决没有得到执行，尽管宪法权利保护法院有办法确保这项义务得到履行，因为《宪法权利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为了确保宪法权利保护诉讼中作出的裁决得到执行，法院应自行或应当事方请求，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遵守裁决”，以及(b) 缔约国也没有执行 CNR-RM-10-2011 号决定，根据该决定，缔约国承诺为前九份来文的提交人建造住房，作为对他们持续被迫流离失所的补救。

3.13 最后，提交人请委员会指示缔约国：(a) 调查事实并起诉责任人；(b) 为他们所遭受的伤害提供适当赔偿；(c) 确保国家赔偿方案的正常运作；(d) 就前九份来文而言，保护提交人的人身安全，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返回原社区，收回被非法夺走的土地。

¹⁶ 美洲人权法院，Yarce 等人案诉哥伦比亚案，2016 年 11 月 22 日的判决，第 247 段。

¹⁷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四)。

¹⁸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五)。

¹⁹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六)。

²⁰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七)。

²¹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八)。

²² 见委员会拟订的清单(附件九)。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21 年 12 月 14 日，缔约国指出，在上述案件中，争议围绕着国家赔偿方案。缔约国指出，该方案并未停止运作，但目前由社会发展部而不是和平秘书处管理。负责管理社会发展基金的单位考虑到缔约国的可用资金，在 2022 财年编制了 13,512,623 格查尔的预算，用于向冲突受害者提供服务。据缔约国称，它在《和平协定》中承认，危地马拉人民有权了解国内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全部真相，但“获得赔偿的道路是漫长的”。

4.2 缔约国辩称，委员会缺乏审查事实的属时管辖权，鉴于《任择议定书》对危地马拉生效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不存在任何能够证明持续性流离失所的行为，也不存在调查以前的处决的义务，因为正如委员会在关于 K.K.等人诉俄罗斯联邦案²³ 的决定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所称受害者的受害者身份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源于实质性义务的持续程序性义务，来调查《公约》生效前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而上述来文的情况并非如此。

4.3 缔约国还辩称，委员会对在事件发生时尚未出生的人也缺乏属人管辖权。

4.4 缔约国还辩称，由于在以下方面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a) 关于提交人无法返回社区的指控，提交人没有按规定在逃离后的一年内申请采用简易程序来阻止剥夺财产的行为，而这是主张财产权的适当方式；(b) 关于没有获得赔偿的指控，宪法权利保护申请仅涉及国家赔偿方案没有得到执行这一总体情况，而没有就授予提交人的财产提出具体指控；(c) 关于强迫失踪，提交人只在一起案件²⁴ 中提出了人身保护令(一种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补救措施)申请，在申请未果的情况下，提交人没有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d) 关于关闭和平秘书处，适当的补救措施不是申请宪法权利保护，而是申请宪法审查，但提交人并未提出这一申请。

4.5 最后，缔约国辩称，来文寻求在四审中复审以下两项决定：以宪法法院要求采取的措施已得到落实为由，驳回要求执行宪法权利保护裁决的请求(见第 2.69 段)；以申请已失去实际意义为由，驳回为防止和平秘书处被关闭而提出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见第 2.71 段)。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2 年 2 月 15 日，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已通过多种方式承认了其所承担的责任，包括：(a) 澄清历史真相委员会 1999 年发布的报告；(b) 2003 年建立的国家赔偿方案；(c) 2009 年 CCI-9-2009 号机构间协议承认，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的提交人是强迫流离失所的受害者；(d) 签发公共契据，以赔偿方式授予提交人土地；(e) 缔约国在其意见中回顾，危地马拉人民有权了解全部真相，并且这些案件涉及赔偿问题。提交人辩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缔约国不能否认发生了侵犯人权行为，也不能否认根据签订的协议负有赔偿义务。他们还指出，缔约国没有解释为何没有履行建造住房的义务。

²³ CCPR/C/127/D/2912/2016, 第 6.4 段。

²⁴ 代表 Benigno López Simón(第 4032/2021 号来文第 12 号家庭)，第 9 初审合议庭刑事法院第 01073-1985-00783 号案件。

5.2 提交人指出，在建立国家赔偿方案时，预计每年将划拨 3 亿格查尔预算。然而，2018 年的预算仅为 4,000 万格查尔(执行率仅为 86%)，2019 年为 4,000 万格查尔(执行率仅为 78%)，2020 年为 4,000 万格查尔(执行率仅为 32%)。他们认为，2022 年宣布的 1,300 万格查尔预算(见第 4.1 段)不符合已达成的协议。他们回顾，委员会本身在 2018 年的结论性意见中对预算减少和签发的赔偿令数量较少表示关切。²⁵

5.3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²⁶ 提交人认为，侵犯人权行为是持续不断的，因为：(a) 在前九份来文中，没有人返回家园或得到重新安置；(b) 只要没有找到受害者的遗体，强迫失踪就是持续侵犯人权行为；(c) 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d) 他们没有得到充分赔偿。

5.4 关于流离失所的持续性质，提交人回顾，多项国际裁决已经指出，由于国内武装冲突而离开社区的玛雅人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因此这种侵犯人权行为仍在继续。²⁷ 提交人还回顾，负责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的秘书长代表称，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并不会随着冲突结束或初步获得安全而自动消失。相反，他们“通常面临持续的问题，需要得到支持，直到找到持久解决流离失所问题的办法”。持久解决办法包括安全、适当的生活水准、获得生计、归还住房、家庭团聚和诉诸司法。²⁸

5.5 关于缔约国仍有义务调查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问题，提交人回顾，根据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8 段，未能将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可能违反《公约》。提交人还回顾，种族灭绝行为不受时效限制，并且正如美洲人权法院所重申的，国家有义务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查，因为至少自 1999 年澄清历史真相委员会发表最后报告以来，国家“知道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可能是出于种族主义思想和/或构成灭绝种族行为”。²⁹

5.6 关于属人管辖权问题，提交人重申，在持续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出生的儿童离开了他们的社区环境，由于丧失文化、语言和传统而受到严重影响，并因流离失所父母的极端贫困而被剥夺了教育和健康。他们还因父母经受的暴力而遭受跨代创伤。³⁰

5.7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认为：(a) 在军事独裁统治下，阻止剥夺财产的简易程序是不适当或无效的；(b) 在他们遭受迫害期间，由于存在被报复的风险，就强迫失踪申请人身保护令是不可行的；(c) 关于就关闭和平秘书处一事

²⁵ CCPR/C/GTM/CO/4, 第 18 段。

²⁶ Quliyev 诉阿塞拜疆案(CCPR/C/112/D/1972/2010 和 CCPR/C/112/D/1972/2010/Corr.1), 第 8.3 段。

²⁷ 美洲人权法院，尼格罗河屠杀诉危地马拉案，第 178 段；Moiwana 社区诉苏里南案，2005 年 6 月 15 日的判决，第 108 段，裁定法院拥有管辖权，因为流离失所是在国家承认法院拥有管辖权之后持续存在的情况。

²⁸ A/HRC/13/21/Add.4。

²⁹ 美洲人权法院，Rabinal 市 Chichupac 村及邻近社区成员诉危地马拉案，第 255 段。

³⁰ Brisa Varela, “Los desplazamientos forzados y la desterritorialización como experiencia traumática personal y transgeneracional”,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uprooting as experiences of personal and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Iztapalapa.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Humanidades*, vol. 35, No. 76 (January–June 2014), 可查阅 <https://doi.org/10.28928/ri/762014/atc3/varelab>.

申请宪法审查而不是宪法权利保护的问题，他们指出，宪法法院并不享有独立性和公正性保障，无法确保正当法律程序。³¹

5.8 提交人还指出，他们并不寻求对任何决定进行复审，而是要证明宪法权利保护裁决尚未得到执行，因为国家赔偿委员会没有被要求采取必要措施落实赔偿协议。他们补充说，仅正式宣布存在补救措施或作出一项规定权利义务的判决是不够的。³² 在这方面，《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寅)项规定，主管当局必须执行已准予的补救办法，但宪法权利保护法院尽管有办法确保义务得到履行，却没有这样做(见第 3.12 段)。

5.9 此外，为防止和平秘书处被关闭而提出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宪法法院有四个月时间来命令共和国总统不要关闭和平秘书处，并继续实施国家赔偿方案，但未能就此事作出裁决，并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宣布该申请无实际意义，因为旨在防止的行为已经发生。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 2022 年 8 月 18 日，缔约国重申了其关于可否受理的论点，明确指出，提交人未能申请采用简易程序来阻止剥夺财产的行为，这表明提交人并不是其所居住的房产的所有人，真正的所有人目前合法拥有该房产。缔约国还辩称，缔约国关于危地马拉人民有权了解真相的声明并没有指明本来文的任何提交人，因此并不代表缔约国承认了责任，仍有必要确定可否受理问题。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委员会缺乏属时管辖权，因为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之前，随后并未发生任何能够证明流离失所现象持续存在的行为，也没有义务调查以前的处决。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a) 由于没有人返回家园或被重新安置，强迫流离失所现象持续存在；(b) 强迫失踪仍在继续，因为受害者的遗体尚未找到；(c) 缔约国有持续义务对事实进行调查；(d) 委员会有权审查所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因为缔约国在 2013 年作出一项判决，判定前独裁者 Ríos Montt 犯有种族灭绝罪，从而承认了上述侵犯人权行为。³³

7.4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即“对于在《任择议定书》对某一缔约国生效之前发生的据称违反《公约》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在该日期之后继续存在，或继续产生

³¹ 提交人提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发布的新闻稿，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P/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006&LangID=S>。

³² 美洲人权法院，Baena Ricardo 等人诉巴拿马案，2023 年 11 月 28 日的判决，第 82 段。

³³ 然而，危地马拉宪法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随后在被告死亡后驳回了此案。

影响，而这些影响本身即构成对《公约》的违反”，³⁴ 或如果缔约国确认存在这种违反行为，³⁵ 则委员会可对这些行为进行审查。

7.5 委员会必须确定，这些案件是否符合上述判例中规定的标准，即委员会是否有权审查首先与强迫流离失所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美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即只要提交人不能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其惯常居住地或自愿在该国另一地区重新定居，强迫流离失所就具有持续性。³⁶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 2011 年(即《任择议定书》生效后)发布的关于物质赔偿的集体决定中，缔约国承认前九份来文的提交人是强迫流离失所这一“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见第 2.61 段)，并且根据同年的 CNR-RM-10-2011 号决定，国家赔偿委员会将多块土地分配给这些提交人，作为对被迫流离失所的赔偿，并表示将在分配的土地上建造住房。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承认了前九份来文提交人所遭受的与强迫流离失所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注意到缔约国尚未完成重新安置这些提交人的程序。因此，基于强迫流离失所的持续性质，以及缔约国承认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但未能执行与提交人达成的重新安置协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属时理由并不妨碍委员会审议申诉的这一部分。

7.6 关于强迫流离失所申诉可否受理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因为提交人没有在逃离后的一年内申请采用简易程序阻止剥夺财产的行为，使他们能够返回自己的社区，还因为提交人因没有获得赔偿而提出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与国家赔偿方案未能得到执行这一总体情况有关，但没有具体涉及未能建造住房的问题。然而，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并未解释，对于受迫害的土著成员而言，阻止剥夺土地的简易程序在当时为何是适当和有效的，因为缔约国本身对这些成员的土地所有权提出了质疑(见第 6 段)。此外，委员会认为，国家赔偿方案是缔约国为向冲突受害者提供赔偿而专门建立的，在该方案下提起行政诉讼是一种适当的补救办法，使提交人能够主张就流离失所获得补救的权利。缔约国本身在美洲人权法院承认了这一点，当时缔约国以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为由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该案中的据称受害者没有在国家赔偿方案下提起诉讼，而该方案是为向国内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个人和/或集体补救而设立的一项行政补救措施。³⁷ 由于国家赔偿方案没有规定针对措施未得到执行的情况提起上诉的机制，委员会认为，针对未采取行动的情况提出宪法权利保护申请就足以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申诉。

7.7 关于违反《公约》第十二条(与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七、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条一并解读)的指控，委员会回顾，“可能因强迫流离失所而受到侵犯的

³⁴ Kouidis 诉希腊案(CCPR/C/86/D/1070/2002)，第 6.3 段；和 Quliyev 诉阿塞拜疆案，第 8.3 段。

³⁵ CCPR/C/96/D/1536/2006，第 8.5 段；Yurich 诉智利案(CCPR/C/85/D/1078/2002)，第 6.4 段；Sarma 诉斯里兰卡案(CCPR/C/78/D/950/2000)，第 6.2 段；Sankara 等人诉布基纳法索案(CCPR/C/86/D/1159/2003)，第 6.3 段；Aduayom 等人诉多哥案(CCPR/C/57/D/422/1990)，第 6.2 段；Kouidis 诉希腊案，第 6.3-6.5 段；和 Yusupova 诉俄罗斯联邦案(CCPR/C/114/D/2036/2011)，第 6.6 段。

³⁶ 美洲人权法院，Rabinal 市 Chichupac 村及邻近社区成员诉危地马拉案，第 175 段；Los Josefinos 村屠杀诉危地马拉案，2021 年 11 月 3 日的判决，第 79 段。

³⁷ Rabinal 市 Chichupac 村及邻近社区成员诉危地马拉案，第 40 段。

权利包括家庭权利……以及儿童权利”、³⁸ 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得到保护的權利以及返回家园或重新安置所需的人身安全权。委员会还注意到，CCI-9-2009 号机构间合作协议承认，归还住房是消除极端贫困的一种方式，并且国家赔偿委员会 CNR-RM-10-2011 号决定指出，流离失所到首都的受害者“迄今为止一直在尊严遭到侵犯的情况下生活”。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关于违反第十二条(与第七、第九、第十七、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条一并解读)的指控证据充分。然而，关于违反第十二条(与第六条一并解读)的指控，即由于受害者在首都生活极端贫困而导致死亡，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其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其不可受理。

7.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申诉的实质内容还表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与第二十七条一并解读)。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不仅在国内层面在国家赔偿方案下提出了“文化遭到破坏”的申诉(见第 2.59 段)，而且还在国际层面提到，在流离失所到首都后，为了避免被迫害，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习俗，不再穿传统服装，不再说自己的语言，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见第 2.2 段)；他们因背井离乡而患上严重的身心疾病(见第 3.6 段)；由于他们是土著人，背井离乡对他们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见第 3.8 段)；他们仍然生活在与玛雅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中，从而丧失了身份和文化根基，并且社会和社区结构遭到破坏(见第 3.10 段)。因此，委员会还认为，它有权审查实质上与违反第十二条(与第二十七条一并解读)有关的申诉。

7.9 在结束对有关强迫流离失所的申诉可否受理的分析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就 1977 年至 1985 年事件发生时尚未出生的人而言，来文基于属人理由不可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在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出生的儿童遭受跨代创伤，不仅因为会受到其父母所遭受的暴力行为的影响，还因为他们在与玛雅文化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长大，并且由于家人持续流离失所而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委员会认为，这一问题与案件实质密切相关，需要考虑是否可将这些人视为强迫流离失所的受害者。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委员会认为，代表提交人在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出生的子女提出的申诉不存在受理障碍。

7.10 关于指称的与强迫失踪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委员会回顾，强迫失踪是持续侵犯人权行为，³⁹ 只有在找到失踪者，或在失踪者死亡的情况下挖掘、辨认并归还遗体后，⁴⁰ 侵犯人权行为才会停止，而在上述案件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向国家赔偿方案提及其亲属的强迫失踪，只是为了证实他们以住房(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和经济赔偿(第 4032/2021 号来文)形式提出的赔偿要求，而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强迫失踪本身的细节，也没有要求缔约国调查和惩处这些行为。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向委员会辩称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时(见第 3.1 段)，着重于就缔约国未能在国家赔偿方案下采取行动以及关闭和平秘书处的做法(即未能落实赔偿措施)提出宪法权利保护申请，但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说明例如始终无法就亲属的强迫失踪寻求司法补救的情况。因

³⁸ 美洲人权法院，Los Josefinos 村屠杀诉危地马拉案，第 84 段。

³⁹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二)项。

⁴⁰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强迫失踪是一项延续性犯罪的一般性意见，第 1 段(A/HRC/16/48, 第二章(G))。另见美洲人权法院，Los Josefinos 村屠杀诉危地马拉案，第 69 段。

此，委员会认为，在本来文中，提交人更侧重于赔偿措施没有得到落实，而不是为亲属的失踪寻求正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委员会认为，关于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六、第七和第九条的补充申诉(涉及失踪人员)以及违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的补充申诉(涉及失踪人员亲属)证据不足，因此不可受理。

7.11 关于提交人亲属被法外处决的侵犯人权指控，委员会回顾，由于这些行为是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前开始和结束的即时行为，并且由于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关于缔约国未进行调查的指控，委员会没有审议这些指控的属时管辖权，因为在上述案件中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证实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前发生的即时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没有属时管辖权来审议关于缔约国违反第六条的指控(涉及被处决者)。

7.12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没有审议性暴力指控的属时管辖权，因为这些指控也涉及《任择议定书》生效前发生的即时行为，并且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关于缔约国未进行调查的指控。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作为性暴力受害者提出的关于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的申诉因属时理由不可受理。

7.13 最后，关于缔约国未落实国家赔偿方案规定的赔偿，从而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十四条第一款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来文要求对以下两项决定进行复审：驳回要求执行宪法权利保护裁决的请求(见第 2.69 段)以及因和平秘书处已被关闭而驳回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申请(见第 2.71 段)。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他们并非要寻求对上述决定进行复审，而是要证明国内补救办法未能有效落实国家赔偿方案规定的赔偿。委员会认为，这一可否受理问题与实质问题密切相关，因为涉及到缔约国未能执行要求国家赔偿委员会履行国家赔偿方案规定的赔偿义务的宪法权利保护裁决，也未能落实 CNR-RM-10-2011 号决定中作出的为前九份来文的提交人建造住房的承诺。委员会回顾，不执行承认权利和给予赔偿的决定可能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⁴¹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这一申诉证据充分，并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来文的这一部分。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10 份来文中，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提出的问题可予受理，前 9 份来文(第 4023/2021 号至第 4031/2021 号来文)中，根据《公约》第十二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七、第九、第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七条一并解读)提出的问题也可予受理；

(b)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1 条第 2 款，请缔约国自本决定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

(c)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1 条第 3 款，将这些意见转交提交人，请他们提出意见；

(d)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⁴¹ Chakupewa 等人诉刚果民主共和国(CCPR/C/131/D/2835/2016)，第 6.3 段。

Anexo I

Los autores de las diez comunicaciones y sus familiares en cuyo nombre se presentan

Comunicación núm. 4023/2021: 35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l municipio de Chiché

Familia 1: Tomasa Rodríguez Morales de Saquic y Manuela Saquic Rodríguez de González.

Familia 2: María Xón Cuin de Guarcas y Amelia Patricia Guarcas Xon.

Familia 3: Petrona Morales Lastor de Ajtzac, Mayra Catarina Ajtzac Morales, Pedro Miguel Ángel Ajtzac Morales, Tomás Adrián Arturo Ajtzac Morales y María Guadalupe Ajtzac Morales,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Miguel Ajtzac Lux, esposo y padre.

Familia 4: Paulina Sut Morales, Gladys Viviana Pérez Sut y Walter Martin Perez Sut.

Familia 5: Dominga Tecum Xirum, Sebastián Cuín Tecum, Débora Sulamita Cuín Morales y Juana Alicia Cuín Morales de Mateo.

Familia 6: Diego Morales Saquic, Juana Cuín Tzoc, Josefa Herlinda Morales Cuín, Narcisa Estela Zurdo Xajap de Morales, Tomás Morales Cuín, Manuela Morales Cuin de Cuin, Óscar Diego David Morales Nix, Ruth Noemí Morales Nix, Mayra Jerónima Saraí Morales Nix y Juana Rebeca Morales Nix.

Familia 7: María Lastor Tol, José Morales Lastor, Isabel Morales Lastor, Alfredo Morales Lastor, Mario Estuardo Morales Lastor, Adelaida Carolina Morales Lastor de Coxigua y Miguel Morales Lastor,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Tomás Morales Saquic, esposo y padre.

Comunicación núm. 4024/2021: 9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ixil de los municipios San Gaspar Chajul y San Juan Cotzal

Familia 1: Miguel Sanic Itzep, Cipriana Álvarez Ajanel, Eugenia Aj'mak Sanic Álvarez, Eugenia 'E' Kanil Sanic Álvarez, Ana Agustina Sanic Álvarez y María Toj Sanic Álvar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l menor de edad Francisco Miguel Sanic Álvarez.

Familia 2: Ana Gómez Aguilar y Ana María Cavinál Góm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5/2021: 21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 la comunidad Chicabracán del municipio Santa Cruz del Quiché

Familia 1: Salvador Ventura López, Antonia López López de Ventura e Irene Petronila Ventura Lóp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antos Ventura Chich, padre desaparecido de Salvador Ventura López.

Familia 2: Manuela Ventura Tiño de González, María Ofelia González Ventura, Angelina González Ventura y Juan Manuel Ventur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Miguel González López, esposo desaparecido de Manuela Ventura Tiño de González.

Familia 3: Sebastiana Cun López, Sebastián Tiño Cun, Catarina Tiño Cun y Petronila Cun,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ebastián Tiño Tiño, esposo desaparecido de Sebastiana Cun López.

Familia 4: Manuel Gómez Osorio, Teodora de León Osorio de Gómez [esposa, 1950], Sebastiana Gómez Gonzales, Sebastiana Gómez de León, Diego Benjamín Gómez de León, Margarito Práxedes Gómez de León y Marcos Irineo Gómez de León.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26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l municipio de Uspantán

Familia 1: Miguel León Aguaré, Simeona Aguaré Velásquez, Julia Ermitana Ixchop Ajcot, Cindy Mishell León Ixchop y Simeona Elizabeth León Ixchop,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l menor de edad Miguel Estuardo León Ixchop, en nombre de Marta León Aguaré, hermana de Miguel León Aguaré fallecida, y en nombre de Juan León López, padre de Miguel León Aguaré desaparecido.

Familia 2: Julián Vicente Velásquez, Santos Teresa Vicente Damián, Corona de Jesús Vicente Vicente, Reginaldo Yovani Vicente Vicente y Álvaro Alonso Vicente Vicente,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hijo fallecido Juan Noe Vicente Damián, y de sus padres ejecutados Feliciano Vicente y Martina Velásquez.

Familia 3: Juan Petronilo Vicente Velásquez, Francisca León López, Lidia Roselia Vicente León, Carlos Enrique Vicente León, Aura Yolanda Vicente León, María Eugenia Vicente León y Alicia Raquel Vicente León,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hija y hermana María Martina Vicente León.

Familia 4: Juliana Socoy Car y Miguel Ixcotoyoc Socoy.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28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 las comunidades del Cantón La Montana del municipio de San Pedro Jocopilas y de la aldea Chajbal del municipio de Santa Cruz del Quiché

Familia 1: Francisca Osorio Lucas de Pacheco y Angélica Ixmukané Osorio.

Familia 2: Juana Vicente López, Julia Rosario Vicente y Xiomara Maribel Hernández Vicente.

Familia 3: María Antonia Velásquez Pérez de Mejía y Calixto Waldemar Velásquez Mejí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la madre de María Antonia Velásquez Pérez de Mejía, Andrea Pérez Ixcoy Reynozo, fallecida.

Familia 4: Félix Enrique Velásquez Mejía y Julia Tipaz de Velásqu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s hijos menores de edad, Juana Natalia Lourdes Velásquez Tipaz y Mariana Yamilet Velásquez Tipaz, y del padre ejecutado de Félix Enrique Velásquez Mejía, Juan Velásquez Velásquez.

Familia 5: Rosa Vicente López y Cristina Vicente,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ejecutado, Martín Pú Poncio.

Familia 6: Victoriana Mejía Tax, Felipe Chaperón Mejía, Agustín Chaperón Mejía, Antonia Raguex Tiu de Chaperón, Blanca Estela Chaperón Raguex, Cecilia Victoria Chaperón Raguex, Elena Alejandra Chaperón Raguex, Pedro José Chaperón Raguex y Juan Carlos Chaperón Raguex,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tres hijos desaparecidos de Victoriana Mejía Tax, Higinio Chaperón Mejía, Santos Chaperón Mejía y Paulino Chaperón Mejía.

Comunicación núm. 4028/2021: 4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aqchiquel de la aldea Simajhuleu del municipio de San Juan Comalapa

Familia 1: Eulogio Otzoy Colaj y María Florinda Otzoy Pichiyá,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dos hijos desaparecidos de Eulogio Otzoy Colaj, Marcelo Otzoy Pichiyá y Pedro Otzoy Pichiyá.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20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l municipio de Santa Cruz del Quiché

Familia 1: Marta Zacarías Laines, Marta Susana Zapeta Zacarias de Molina e Ismelda Beatriz Zapeta Zacarias de Lóp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l hijo, Celso Arnulfo Zapeta Zacarias y del esposo, Encarnación Zapeta, ambos desaparecidos.

Familia 2: Rosario Poncio Ambrosio.

Familia 3: Anselma Coxaj Lux, Pedro Celso Poncio Coxaj, María Ignacia Poncio Coxaj, José Basilio Poncio Coxaj y Marcos Cleto Poncio Coxaj.

Familia 4: Cristina Lux Medrano y Felipe Zapeta Mendoz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la madre de Cristina Lux Medrano, Micaela Medrano López.

Familia 5: Sebastiana López Ventura, Pedro López López, José López López, Manuel López López, Pedro López López y Ana Martina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26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l municipio de Chinique

Familia 1: Nicolás Quinilla Quinilla y Jesús Zacarías Layn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dos hijos fallecidos, Pedro Marcial Quinilla Zacarías y Marcos Quinilla Zacarías, y de un hijo ejecutado, Agustín Quinilla Zacarías.

Familia 2: Juana Tipaz González de Ventura, Lorenzo Ventura Ventura, Domingo Lorenzo Ventura Tipaz, Juana Sebastiana Magdalena Ventura Tipaz, Agustín Edgar Andrés Ventura Tipaz, Sebastián Manuel Rosendo Ventura Tipaz y Julia Tipaz de Velásqu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primer esposo desaparecido, Ignacio Chaperón, y de su padre fallecido, Agustín López.

Familia 3: Catalina Vicenta López y López y Wualter Alejandro Elías Gonzál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l menor de edad Fernando Josué González López.

Familia 4: Candelaria Vásquez Us, Ana Cristina Vásquez Us, Nicolasa Tipaz Vásquez, Vicenta Tipaz Vásquez y Victoria Tipaz Vásqu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Lorenzo Tipaz, esposo ejecutado.

Familia 5: Felipa Tipaz Us, María Angélica Us Tipaz de Flores y María Us Tipaz.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28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iche' de la aldea San Sebastián Lemoa del municipio de Santa Cruz del Quiché

Familia 1: Dolores Ventura Ventura, Mario Francisco Cun Ventura, María Victoria Cun Ventura, Felipe Natividad Cun Ventura y Juan José Cun Ventur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fallecido, Francisco Cun López, de su padre desaparecido, Felipe Ventura González, y de su hermano desaparecido, Diego Ventura Ventura.

Familia 2: Anastacia González Tipaz.

Familia 3: Encarnación Ventura Lux de Gorge, Silvia María Jorge Ventura y Aurelio Celestino Jorge Ventur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ejecutado, Sebastián Jorge López.

Familia 4: Rolando Agapito López Lóp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abuela fallecida, Anastacia Loarca.

Familia 5: Cecilia López Loarc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hermana ejecutada, Sipriana Nelia López Loarca.

Familia 6: María Ren Yá de Ventura, Mateo Ventura Ren y Leonardo Ventura Ren.

Familia 7: María Gómez de León y Salvador Carlos Yá Gómez.

Familia 8: Dolores López de Ren, María Tiño López, Tomasa Ren López y María Ren López.

Familia 9: Agapito Ventura González y Juana María Ventura Lux.

Comunicación núm. 4032/2021: 72 miembros del pueblo maya kaqchiquel del municipio de San José Poaquil

Familia 1: Rosa Gabriel Miza, José Benigno Tartón Gabriel, Manuel de Jesús Tartón Gabriel, Cesar Augusto Tartón Gabriel, Elsa Marina Tartón Gabriel, Rubén Alfredo Tartón Gabriel y Silvia Elizabeth Tartón Gabriel,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ejecutado, Ignacio Tartón Chalí.

Familia 2: Josefa Muchuch Ordóñez,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cuñado ejecutados, Paulino Jutzuy Chutá y León Jutzuy Chutá.

Familia 3: Gabina Sut, Gilda Eluvia Muchuch Sut y Blanca Élide Muchuch Sut,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Hilario Martín Muchuch Ordóñez.

Familia 4: Olivia Solano Chutá, Jorge Sirín Solano, María Angélica Sirín Solano, Mario Enrique Sirín Solano y Luvia Aracely Sirín Solano,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ejecutado, Juan Sirín Calí.

Familia 5: Juana Pichiyá Calí, María Inocenta Chutá Pichiyá, Carlos Humberto Chutá Pichiyá, Felipe Abraham Chutá Pichiyá, Irma Yolanda Chutá Pichiyá de Cun, María Elena Chutá Pichiyá, Miguel Ángel Chutá Pichiyá y Zoila Angelina Chutá Pichiyá de Poncio,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Abraham Chutá Quina.

Familia 6: Lorenza Quill y Margarita Telón Quill de Tzaj,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Ceferino Telón Cúmez.

Familia 7: Celestina Morales Tartón, Mirtala Oxí Morales, Armando Jeremías Oxí Morales, Gloria Elizabeth Oxí Morales de Morales y Olga Liliana Oxí Morales,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Felipe Oxí Morales.

Familia 8: Estéban Miza Calí, María Roselia Cun Miza, Irma Yolanda Cun Miza, Héctor Armando Cun Miza, Aura Marina Cun Miza y Adán Leonel Cun Miz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s compañeros y padre ejecutado, Hilario Cun Calí y Fermín Cun Calí.

Familia 9: Mariana Chutá Tubac, Everilda Oxí Chutá y Mercedes Floridalma Oxí Chutá,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Ismael Oxí Asijtuj.

Familia 10: Agustina Maxía, Manuel Xon Maxía y Vicente Xon Maxía,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Bibiano Xon.

Familia 11: Alberta Muchuch Oxí de López, María Enma López Muchuch, Margarita López Muchuch, Marta Odilia López Muchuch y Telma Yolanda López Muchuch,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Gabriel López Simón.

Familia 12: Alejandra Pichiyá Otoy, Paula López Pichiyá, Flaviana López Pichiyá, Carlos Enrique López Pichiyá, Rigoberto López Pichiyá, Josefa López Pichiyá y Roselia López Pichiyá,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desaparecido, Benigno López Simón.

Familia 13: Faustina Morales y Juan Francisco Oxí Morales, en nombre propio y en nombre de su esposo y padre ejecutado, Juan Oxí Ortiz.

Anexo II

Personas fallecidas durante la huida antes de la entrada en vigor del Protocolo Facultativo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Marta León Aguaré, Juan Noe Vicente Damián y María Martina Vicente León.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Pedro Marcial Quinilla Zacarías, Marcos Quinilla Zacarías y Agustín López.

Anexo III

Personas fallecidas debido a las condiciones del desplazamiento después de la entrada en vigor del Protocolo Facultativo

Comunicación núm. 4023/2021

Miguel Ajtzac Lux, fallecido en 2013, y Tomás Morales Saquic, fallecido en 2019.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Andrea Pérez Ixcoy Reynozo, fallecida en 2017.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Micaela Medrano López, fallecida en 2020.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Francisco Cun López, fallecido en 2020, y Anastacia Loarca, fallecida en 2013.

Anexo IV

Menores de edad que tuvieron que huir de sus comunidades y niños que nacieron en situación de desplazamiento, y que son actualmente adultos

Comunicación núm. 4023/2021

Manuela Saquic Rodríguez de González; Amelia Patricia Guarcas Xon; Petrona Morales Lastor de Ajtzac, Mayra Catarina Ajtzac Morales, Pedro Miguel Ángel Ajtzac Morales, Tomás Adrián Arturo Ajtzac Morales, María Guadalupe Ajtzac Morales; Gladys Viviana Pérez Sut, Walter Martin Perez Sut; Sebastián Cuín Tecum, Débora Sulamita Cuín Morales, Juana Alicia Cuín Morales de Mateo; Josefa Herlinda Morales Cuín, Narcisa Estela Zurdo Xajap de Morales, Tomás Morales Cuín, Óscar Diego David Morales Nix, Ruth Noemí Morales Nix, Mayra Jerónima Sarai Morales Nix, Juana Rebeca Morales Nix; José Morales Lastor, Isabel Morales Lastor, Alfredo Morales Lastor, Mario Estuardo Morales Lastor y Adelaida Carolina Morales Lastor de Coxigua.

Comunicación núm. 4024/2021

Cipriana Álvarez Ajanel, Eugenia Aj'mak Sanic Álvarez, Eugenia 'E' Kanil Sanic Álvarez, Ana Agustina Sanic Álvarez, María Toj Sanic Álvarez; y Ana María Cavinál Góm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5/2021

Irene Petronila Ventura López; María Ofelia González Ventura, Angelina González Ventura, Juan Manuel Ventura, Miguel González López; Sebastián Tiño Cun, Catarina Tiño Cun, Petronila Cun; Sebastiana Gómez Gonzales, Sebastiana Gómez de León, Diego Benjamín Gómez de León, Margarito Práxedes Gómez de León y Marcos Irineo Gómez de León.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Miguel León Aguaré, Julia Ermitana Ixchop Ajcot, Cindy Mishell León Ixchop, Simeona Elizabeth León Ixchop; Corona de Jesús Vicente Vicente, Reginaldo Yovani Vicente Vicente, Álvaro Alonso Vicente Vicente, Juan Noe Vicente Damián; Lidia Roselia Vicente León, Carlos Enrique Vicente León, Aura Yolanda Vicente León, María Eugenia Vicente León, Alicia Raquel Vicente León, María Martina Vicente León; y Miguel Ixcotoyac Socoy.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Cristina Vicente; Angélica Ixmukané Osorio; Julia Rosario Vicente, Xiomara Maribel Hernández Vicente; Félix Enrique Velásquez Mejía, Julia Tipaz de Velásquez; Calixto Waldemar Velásquez Mejía; Felipe Chaperón Mejía, Antonia Raguex Tiu de Chaperón, Blanca Estela Chaperón Raguex, Cecilia Victoria Chaperón Raguex, Elena Alejandra Chaperón Raguex, Pedro José Chaperón Raguex y Juan Carlos Chaperón Raguex.

Comunicación núm. 4028/2021

María Florinda Otzoy Pichiyá y Pedro Otzoy Pichiyá.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Marta Susana Zapeta Zacarias de Molina, Ismelda Beatriz Zapeta Zacarias de López; Pedro Celso Poncio Coxaj, María Ignacia Poncio Coxaj, José Basilio Poncio Coxaj, Marcos Cleto Poncio Coxaj; Cristina Lux Medrano; José López López, Manuel López López, Pedro López López y Ana Martina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Juana Tipaz González de Ventura, Domingo Lorenzo Ventura Tipaz, Juana Sebastiana Magdalena Ventura Tipaz, Agustín Edgar Andrés Ventura Tipaz, Sebastián Manuel Rosendo Ventura Tipaz, Julia Tipaz de Velásquez; Wualter Alejandro Elías González; Ana Cristina Vásquez Us, Nicolasa Tipaz Vásquez, Vicenta Tipaz Vásquez, Victoria Tipaz Vásquez; y María Us Tipaz.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Dolores Ventura Ventura, Mario Francisco Cun Ventura, María Victoria Cun Ventura, Felipe Natividad Cun Ventura, Juan José Cun Ventura; Anastacia González Tipáz; Silvia María Jorge Ventura, Aurelio Celestino Jorge Ventura; Rolando Agapito López López; Juana María Ventura Lux; Mateo Ventura Ren, Leonardo Ventura Ren; Salvador Carlos Yá Gómez; María Tiño López, Tomasa Ren López y María Ren López.

Anexo V

Niños de tercera generación nacidos desplazados y que siguen siendo menores en la actualidad

Comunicación núm. 4024/2021

Francisco Miguel Sanic Álvar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Miguel Estuardo León Ixchop.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Juana Natalia Lourdes Velásquez Tipaz y Mariana Yamilet Velásquez Tipaz.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Fernando Josué González López.

Anexo VI

Personas ejecutadas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Feliciano Vicente y Martina Velásqu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Martín Pú Poncio y Juan Velásquez Velásqu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Agustín Quinilla Zacarías y Lorenzo Tipaz.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Sebastián Jorge y Sipriana Nelía López Loarca.

Comunicación núm. 4032/2021

Ignacio Tartón Chalí, Paulino Jutzuy Chutá, León Jutzuy Chutá, Juan Sirín Calí, Hilario Cun Calí y Fermín Cun Calí.

Anexo VII

Personas desaparecidas

Comunicación núm. 4025/2021

Santos Ventura Chich, Miguel González López y Sebastián Tiño Tiño.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Juan León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Higinio Chaperón Mejía, Santos Chaperón Mejía y Paulino Chaperón Mejía.

Comunicación núm. 4028/2021

Marcelo Otzoy Pichiyá y Pedro Otzoy Pichiyá.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Encarnación Zapeta y Celso Arnulfo Zapeta Zacarias.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Ignacio Chaperón.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Felipe Ventura González y Diego Ventura Ventura.

Comunicación núm. 4032/2021

Hilario Martín Muchuch Ordóñez, Abraham Chutá Quina, Ceferino Telón Cúmez, Felipe Oxí Morales, Ismael Oxí Asijtuj, Bibiano Xon, Gabriel López Simón, Benigno López Simón y Juan Oxí Ortiz.

Anexo VIII

Familiares de desaparecidos

Comunicación núm. 4025/2021

Familiares de Santos Ventura Chich: Salvador Ventura López, Antonia López López de Ventura e Irene Petronila Ventura López.

Familiares de Miguel González López: Manuela Ventura Tiño de González, María Ofelia González Ventura, Angelina González Ventura y Juan Manuel Ventura.

Familiares de Sebastián Tiño Tiño: Sebastiana Cun López, Sebastián Tiño Cun, Catarina Tiño Cun y Petronila Cun.

Comunicación núm. 4026/2021

Familiares de Juan León López: Miguel León Aguaré, Julia Ermitana Ixchop Ajcot, Cindy Mishell León Ixchop, Simeona Elizabeth León Ixchop, Miguel Estuardo León Ixchop, Marta León Aguaré y Simeona Aguaré Velásqu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7/2021

Familiares de Higinio Chaperón Mejía, Santos Chaperón Mejía y Paulino Chaperón Mejía: Victoriana Mejía Tax, Felipe Chaperón Mejía, Agustín Chaperón Mejía, Antonia Raguex Tiu de Chaperón, Blanca Estela Chaperón Raguex, Cecilia Victoria Chaperón Raguex, Elena Alejandra Chaperón Raguex, Pedro José Chaperón Raguex y Juan Carlos Chaperón Raguex.

Comunicación núm. 4028/2021

Familiares de Marcelo Oztzy Pichiyá y Pedro Oztzy Pichiyá: Eulogio Oztzy Colaj y María Florinda Oztzy Pichiyá.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Familiares de Celso Arnulfo Zapeta Zacarias y Encarnación Zapeta: Marta Zacarías Laines, Marta Susana Zapeta Zacarias de Molina e Ismelda Beatriz Zapeta Zacarias de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0/2021

Familiares de Ignacio Chaperón: Juana Tipaz González de Ventura, Lorenzo Ventura Ventura, Domingo Lorenzo Ventura Tipaz, Juana Sebastiana Magdalena Ventura Tipaz, Agustín Edgar Andrés Ventura Tipaz, Sebastián Manuel Rosendo Ventura Tipaz, Agustín López y Julia Tipaz de Velásqu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Familiares de Felipe Ventura González y Diego Ventura Ventura: Dolores Ventura Ventura, Mario Francisco Cun Ventura, María Victoria Cun Ventura, Felipe Natividad Cun Ventura, Juan José Cun Ventura y Francisco Cun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32/2021

Familiares de Hilario Martín Muchuch Ordóñez: Gabina Sut, Gilda Eluvia Muchuch Sut y Blanca Élide Muchuch Sut.

Familiares de Abraham Chutá Quina: Juana Pichiyá Calí, María Inocenta Chutá Pichiyá, Carlos Humberto Chutá Pichiyá, Felipe Abraham Chutá Pichiyá, Irma Yolanda Chutá Pichiyá de Cun, María Elena Chutá Pichiyá, Miguel Ángel Chutá Pichiyá y Zoila Angelina Chutá Pichiyá de Poncio.

Familiares de Ceferino Telón Cúmez: Lorenza Quill y Margarita Telón Quill de Tzaj.

Familiares de Felipe Oxí Morales: Celestina Morales Tartón, Mirtala Oxí Morales, Armando Jeremías Oxí Morales, Gloria Elizabeth Oxí Morales de Morales y Olga Liliana Oxí Morales.

Familiares de Ismael Oxí Asijtuj: Mariana Chutá Tubac, Everilda Oxí Chutá y Mercedes Floridalma Oxí Chutá.

Familiares de Bibiano Xon: Agustina Maxía, Manuel Xon Maxía y Vicente Xon Maxía.

Familiares de Gabriel López Simón: Alberta Muchuch Oxí de López, María Enma López Muchuch, Margarita López Muchuch, Marta Odilia López Muchuch y Telma Yolanda López Muchuch.

Familiares de Benigno López Simón: Alejandra Pichiyá Oztzy, Paula López Pichiyá, Flaviana López Pichiyá, Carlos Enrique López Pichiyá, Rigoberto López Pichiyá, Josefa López Pichiyá y Roselia López Pichiyá.

Familiares de Juan Oxí Ortiz: Faustina Morales y Juan Francisco Oxí Morales.

Anexo IX

Autoras que sufrieron violación sexual

Comunicación núm. 4025/2021

Sebastiana Cun López.

Comunicación núm. 4029/2021

Micaela Medrano López y Sebastiana López Ventura.

Comunicación núm. 4031/2021

Dolores Ventura Ventura.
